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四十九

明 楊士奇 撰

錄

南歸紀行錄上

正統四年二月初九日進奏本陳乞致事初十日經筵
講讀畢講官皆退上召臣士奇還諭曰何不勉盡輔導
而求致事士奇叩首言非敢求閒但老疾不能任事上
曰雖老未可言致事朕知卿久不到鄉里今命卿歸省

墳墓事畢速來朕日望卿士奇叩首謝上命司禮監官
選一誠實內使送歸士奇復叩首謝是日范太監傳聖
旨命兵部緣途給行廩水路給驛船運船陸路給驛
馬運載車從者皆給行糧腳力往復並給十一日早謝
恩十五日范太監以欽差送行內使阮澹來相見約十
八日會通州同院諸公宴餞十六日經筵侍講讀畢上
召士奇賜璽書白金綵幣表裏米酒厨料牲腊咸備上
諭士奇曰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退

十七日早具本謝恩公侯六部豫約祖餞朝陽門外懇
辭再三乃止十八日早奉天門陞辭上復諭速來士奇
敬唯叩首退光祿寺奉旨賜酒餚經筵諸公不得餞送
遂別延年學士偕同院諸公及鄉邑親交送出朝陽門
建安公遣乃子錫攜酒送至東岳廟送至通州者梁叔
車叔莊龍士郁孟嘉甥德敷姪昇姪秣子及隣比數人
時北風甚盛送者不堪余亦困未至通州五里都指揮
劉斌來迓南京故人午至通津驛兩衛州官學師生皆來見

遂登舟叔車五人小酌舟中皆辭歸昇林及家人鄰比
留舟中送前子謨以其子穎附舟歸午阮內使來會小
酌後家人及行李皆登馬船余與阮各乘驛船先行既
至金菱灣迫暮馬船不至余兩人駐候之蓋馬船閣淺
通津驛前也是日晴北風十九日余與阮仍駐金菱灣
候馬船不至蓋冰凍初解流沙橫潰舟行未有常道也
是日晴家人及隣比送者皆歸

其早日有左
右抱珥相對

廿日早陰

馬船始至金菱灣既出灣又頻閣淺午遣辦事吏歸作

寄二楊先生別寄詩諸學士晚始至張家灣蓋自通州
至此沿河閣淺人力所濟皆劉都指揮及兩衛指揮趙
玉楊青通運所官張聰之助聰吾舊辦事吏撥二通運
船分載行李晚微雪遂霽趙指揮率人送往和合驛是
夜宿李二寺廿一日早陰行十餘里遇廬陵劉英寺丞
畧譚鄉郡事見惠鵞二翼食後遇李安御史微雪遂霽
過潮縣過和合驛會曾蒙啓見惠長詩共小酌遂別驛
丞南昌象牙潭人送炭夜至河西驛宿是日晴雖十餘

膠淺亦未若通州迤下之難蒞也廿二日劉斌都指揮遣公差回南京一空馬船助載行李蓋慮吾前途水淺難行也余遂却遇運船緣途但於遇運所索夫以助操舟然吾家行李甚少既內使遂徙居之以省驛舟倒換之煩既發食後過通濟河維舟登望新渠隄岍堅厚河得其性舟楫之便施於久遠勞省而功固徘徊嘉嘆阮太監之績而傷往年有司苟且徒勞之弊也傍有祠祀河神主祠道士曹守淵出廬陵水東真常觀延余入坐

庭中有兩鉅軸孟勤定之贈曹主祠之文又自笑吾此行不及曹也適風便不待茶遽起曹固輓留不得強惠牲酒以鄉郡故受之午後至楊村驛驛丞余存中江西餘千人惠魚二尾荅之蜜煎福餅遂留昇秫及四從者其家俾明旦歸北京又作書寄二楊先生及蔣院判遂行晚過桃花口引兒灣及丁字沽夜宿直沽是日晴廿三日早發直沽食後過楊青驛索逋運夫過午不得蓋驛官惛懦不識字悉為下人所蔽申刻始得十數老穉

即發過獨流遇一驛舟列仗甚嚴類都司官狀密訪之
乃一行人私竊薄之夜二鼓至靜海縣奉新驛知縣邢
端來見頗儒雅欲訪岳給事以夜不果是日晴南風廿
四日早食後便風過流河驛廖穎感冒風寒發熱用薑
豉湯不解晚用十味香蘇散已刻轉南風甚駛不可行
輒停驛前午發過青縣過青口真定諸郡水從此出會
貴州道馬御史淮安歸作書寄抑庵叔粲及昇菴子又
作書謝延年求樂惠詩抵暮至興濟縣乾寧驛既行縣

令丞及學師生追及求見傳舟見之畧詢民事令荅云
民間甚靜帖無科擾歲復大熟皆戴朝廷之賜嘉其言
有禮遂別中夜至滄州阮內使往遞運所索夫已有預
備蓋官得人也是日晴南風暮始息廿五日早至磚河
驛午後過新橋驛遇四川潘行人潘嘗本院讀書見惠
川椒遂寄書昇林前遇鄭文實乃弟來迎兄喪詳語之
故見惠柑荔麻姑夜半過連窩驛是日南風廖顓病愈
廿六日早過連窩驛五里康幹劉鉉追至相見早食後

過良店驛行十里大風敗柁停舟修柁午後始行晚至
德州安德驛兩衛州官學師生皆候見驛前石城劉通
百戶及故泰和丞陳輪姪為衛經歷皆求見廿七日早
過故城縣梁家莊驛遇南京施尚書見惠酒同步語一
里許知南京諸公動定遂寄書康甥晚過甲馬營驛是
日南風廿八日早四鼓過武城驛天明過渡口驛午至
臨清縣清源驛縣驛間官皆來見運糧鳳陽曲指揮東
昌周指揮來見學師生來見謝訓導者安城人毓敬所

舉問汪檢討云已歸鄞矣厲思溫縣丞自刑部郎中左

遷於此監收鈔御史

馬湖府人
辛丑進士

及戶部郎中皆來見山

東高都指揮來見惠羊酒卻之縣送薪炭晚過二關甚
安穩聞此中多鄉邑人皆未見又聞有假吾家名目於
此欺人者知吾將至前數日遁矣留書張驛丞寄叔濟
張祥符人也中夜過魏家灣青楊驛是日南風甚駛廿
九日早四鼓過李家淺聞早食至東昌武驛過關兩
衛及聊城縣官縣學師生來見劉知府來見劉已得代

未行縣送新炭縣學訓導安成吳庸惠鵠及黎卻鵠遂
行前驛丞丘誠父子追二里所來見丘吾同邑故人惠
羊酒卻羊留詩別誠誠送前五里乃別南風益甚不可
行傳至晚行廿里過李海務閘又十餘里過周家店閘
又十餘里過七級二閘又十餘里過阿城二閘夜已深
矣是日南風不息閏二月初一日早四鼓過荆門二閘
行十餘里過章秋又三十里過金綫閘遲運所又廿五
里天明至安山驛州官學官來見知州傅霖吾故人惠

雙雞雙魚卻雞留詩別之吾家新舊皂隸六人皆州民
馳走五里追及送魚及帽刷遇南京胡信御史寄家書
及時薦詩晚至開河驛驛丞惠小蠟燭二對過聞是日
南風初二日早四鼓至濟寧南城驛過聞袁文華憲副
及衛州官皆來余以病皆不見諸公送下程皆卻之禮
部顧主事自廣東回來見亦以病卻遂行早食後遇劉
汝弼布政楊關昭憲使僅一見以舟聚多行速不及交
語約前途再會余先行午過仲家淺聞自濟寧至此凡

度十閘午過師家莊閘又五里至魯橋河岸崩塌處見
古人所葬石棺甚多為水所齧暴露傾壞其初固欲為
堅久計豈知凡天地間有形之物無不壞之理顧有遠
久之殊耳用志以著警云抵暮至谷亭驛就宿是日南
風初三日早過谷亭閘遇山東清軍鄭御史台州人冀
成之友亦儒雅遇汝弼見過早飯清話時楊仲昭在後
相失既別汝弼遇陳士希太守本深太守余判府士希
見惠海腊笋蘆三君見過果酌而別遂同過沙河閘晚

至沛縣攜導升歌風臺讀新舊二碑余作詩悼顏伯瑋
夜至沽頭宿是日南風甚盛汝弼士希皆言賀敬廉正
公勤平恕明法律有大體謾志之初四日昧爽度沽頭
上閘早食後度下閘阻雨午後始行過謝溝閘暮過皮
溝閘與余判府同過不及聚談余舟至夾溝驛北三里
許阻淺名黃家淺遂宿是日雨午特甚蓋過閘始於臨清止
於皮溝云先夕食士希所惠海腊至晚泄十餘行服枳
朮丸數貼稍緩服香砂和中湯二貼乃止志以戒饒初

五日早仍阻淺不能行阮內使復詣皮溝放閘水午得水發黃家淺過夾溝驛驛丞石嵩武定州人頗疏通黃家淺難澁不減金菱灣其得此驛人力之助行三十里至耿山又阻淺夜分至徐州是日微雨北風蓋自通州至此始得北風云初六日早孫昇郎中來見遣人助過洪孫奉命提督徐州洪事廉能得民心上下交譽之孫惠雞及蔬薪卻雞前行遇張鳴玉叅政相望舉手一笑風駛不及交談遂別已刻呂梁過洪提督洪事徐少卿

來見遇張嘉會度洪至房村驛候阮內使畧駐午後行晚
至新安驛又行十五里至新安遞運所宿是日晴北風
初七日四鼓啓行五鼓至邳州下邳驛衛及州官來見
知州郭珏河南新安縣人由監生除將一考甚有賢譽衛
皆遣人前督淺鋪夫至直河州又遣夫百人送船甚得
其助蓋自此迤南淺澁處多矣亭午過直河驛遇河南
道廣昌陳御史自鳳陽還寄口音報康甥平安晚至宿
遷鍾吾驛縣官學師生來見縣惠蔬羊酒悉卻之吉安

孫知事此縣人自朝覲回初至家來迓惠羊酒却之縣
遣一吏督溪鋪夫送赴桃源行廿里暮遂宿是日晴南
風初八日早行廿里郭誠負外過舟見訪郭提督河道
自儀真至呂梁初未相見河上官民皆譽之謂其廉公
剛正處事有條理但頗性急是日坐談頗久所論皆當
北京通州人也過古城驛王瑜都督遣人來迓將至崔
鎮吉安榮衢經歷此鎮人丁母憂家居聞余至出五里
見候遂艤舟造其母靈筵致禮蓋榮在吉能持廉正非

衆所及也既別榮遣子弟棹舟送禮至桃源卻之午後
過桃源驛信圭攜楊俊來迓遂同舟行頗聞鄉邑事至
三汊淺信圭先歸余舟滯淺難進是日晴南風初九日
五鼓至清河遂過青口驛信圭追送余赴山陽同舟度
淮羅文振出清江浦見迓亦同舟行過五閘至西湖兩
人指示余常盈倉及湖中十里長隄為公私往來之便
二人又言比年淮溢郡城內外官府軍民廬舍俱淪獨
倉址高水不及余歎平江之功因訪及其素所行李羅

皆言老成有謀慮誠難得如衆皆欲開白塔河平江初
堅執不從衆遂造謗讟之飛語達北京平江不敢止既
開卒無利有害其他之功尚多但不應兼守淮安而為
小人所罔行事往往不純耳二人又言巡按來此者惟
彭百鍊不動聲色能以禮制之不敢肆後之繼百鍊者
率軟懦無為反為所欺及李叙至初以大臣禮待之彼
用左右邪言不禮叙及叙振起風紀肅然人皆畏服平
江始斂而不肆遂陰設計給李德太監誣奏叙罪去之

德後頗知亦悔之蓋平江於漕運功甚有但所存心不
皆端也余復問淮安自彭守外有司之賢者曰楊陳二
同知袁推官耿運同皆難得楊出自御史才更優所言
悉符前日郭貲外之論蓋一路管河道者孫郎中郭貲
外上下稱之無間言云王瑜復遣子見逯於清江浦遣
之先歸瑜時以病家居也彭守以僚屬及學師生來見
見畢皆令先歸王孟安乃子麟為訓導於此甚為彭守
所重蓋能持已脩職也余見加獎勵之午停舟西湖嘴

託文振市布席回泰和用甘兩文振見惠食物王都督力疾出相見淮陰驛時疾已瘳尚欠將息亦惠食物謝作其考碑文為受其半始聞馬湯二公被召之詳彭守復來送余遂別王彭李羅發舟是日晴無風初十日雞鳴至寶應縣安平驛驛例不支廩米口糧縣官來見以怯風卻之已刻過界首驛無驛丞不及倒關亦例不支廩米口糧午過高郵湖午後至州孟城驛未至驛五里董璘修撰拏舟載酒釐來迓余病泄初愈辭酒釐坐語

移時因詢州官曰韓守石首人廉清愛民謝州判亦好徐侍郎嘗考謝平常州五百人保留特命復職而傳徐祿半歲董又言衛指揮使張海得軍民之心已而衛州官學師生皆來見識張與韓張可三十餘亦爽愷韓惇實儒者望而知其有愷悌之風學正臨江人亦好吏科車給事致事居家來見坐語頗久始知其為人平實蓋雖同朝平日不數相接也揚州李太守遣人見迂即戒之歸余舟亦發二鼓至邵伯驛亦例不支廩米遂過閘

是日晴便風十一日早四鼓過揚州廣陵驛聞李守率屬昨日見候驛中抵暮始歸驛丞乞少留俟入報守余不可遂行風便天明至儀真驛鄉人郭永韶為遞運所官之夔姪聞余歸來迓先夕至此至是同郭來見夔言與恂如同來恂如聞戶部辦事官言叔重船來日晚始至此鎮江有一公事甚急今早疾馳往彼了落約明早五鼓復至此相候也謝運同來見衛興縣官及學師生來見遇廣西叅政鄒銳考滿赴北京余南京故人見惠

茶廣西副使陳輝湖廣叅政吳存衡守鄒良朝覲歸皆
來會午揚州宗人友文通判追至相見惠酒及雙鶴受
酒却鶴友文欲遣人馳報恂如余止之延之小酌遂別
候潮至晚始度壩永韶極力周旋既度遇葉汝梅劉大
本徒步送余舟數里知其陞石城知縣既別風便夔乘
余驛船先發赴龍潭驛余乘馬船徑赴龍江驛是日晴
十二日早四鼓度江過觀音山夔驛船亦至旋復相失
天明至通江橋夔已先在食後同上龍江驛入金川門

詣謁孝陵至太學前遇叔縉光世來迓遂同行又遇敏德與言又遇都尉總兵及宗載良玉府部諸公皆至皆欲同出朝陽門皆謝却之總兵遣一指揮先路時顯亦至余與叔縉光世時顯四人同行至孝陵衛步至陵門外五拜叩頭畢已午四人同至翰林院都尉總兵五府六部太常大理通政堂上監學府縣諸官皆已先集守備劉羅唐三太監亦至鄉郡仕南京者偕至都尉總兵具酒教院後堂酌三杯皆出宗載延知己數人共作午

飯間黃少保疾稍差未出遂往問之與光世良王同行
黃公聞余來甚喜強衣冠出迓執余手以義見責曰今
豈公治私時耶已而見其二子裁三四歲余戲之曰公
亦曷嘗不治私黃及陳徐皆大笑黃又握余手曰不見
谷永論宗室事乎余應曰某不學無術人也然未嘗不內
愧遂出酒強余飲一杯時已晚遂出便道過謝都尉及
守備太監羅唐強余酒皆兩杯最後過總兵復強數杯
時已暝陳徐皆挽余歸宿余以未謁先師遂就陳宿陳

復出酒卻之命其子焚香取琴彈數引余時已困夢姪
在侍光世亦連榻皆就枕既覺余語光世朋友有責善
之義請聞余過光世曰先生是非太明白小人可盡絕
之耶且一人之言未可輒信須審察之余謝曰老兄吾
師也敬知過矣請改之是日晴十三日早謁先師退就
彝倫堂與學官寒暄後即出過夢姪見諸孫宗載敏德
與言叔縉良玉皆來見送余就光世早飯後同出東江
門道遇趙都尉下馬數語即別便道過蔣主敬不遇見

其弟道中託龍司務買人事扇問何願索藥既出江東
門守備劉羅唐袁四大監皆出見送既別至江東驛都
尉總兵府部諸司堂上皆先至見送鄉郡仕南京者亦
集何願送藥龍夔市扇皆二遂別諸公良玉侍郎暫留
爲撥換馬船且携酒酌阮及余晚始發舟仰善之夔送
余前行夜過大勝驛是日晴初聞麓川之師十四日早
大東風過和尚港午至采石驛候濟川衛馬船夫口糧
文書未至蓋先晚行急約至此候之是晚風不止同仰

善之夔宿采石買魚夜酌余作詩贈之十五日風雨建
陽衛指揮來見惠魚酒卻之刷卷御史涪州人亦來會
方緘詩寄自道自道偕其僚及當塗令張嵩來見府縣
惠魚酒皆却之已而留自道就余舟同善仰之夔酌別
馬船夫口糧文書竟不至遂作二楊先生書論麓川事
及家書託仰善求良玉轉寄北京余乘西北風遂行四
十里至東梁山宿是日雨夜晴十六日早晴發東梁山
過七磯過月子河亭午過蕪湖過焦磯至魯港驛午

後過螭蟬磯三山磯微雨北風望荻港諸山連延秀拔
胸次豁然晚過繁昌縣望靈山雄秀蒼然接荻港諸山
可愛抵暮過板子磯過荻港驛行三十里至金沙洲夜
深風駛遂宿是日北風微雨十七日早微雨發金沙洲
便風過老鼠夾食後過銅陵縣亭午晴過大通驛舟中
望九華山午過梅根晚過池口驛暝過烏沙夾宿是日
便風十八日早四鼓發烏沙夾昧爽至李楊河驛天明
過長風沙夾食後至安慶同安驛余往拜青陽先生墓

荒山沙石之墟凡五墓中為先生前之左右各二墓問
土人云皆先生一家所葬也墓外建表蓋李果御史新
作王璜太守以僚屬來見遂託王寄書桐城與士正衛
指揮朱禮等亦來朱前府軍衛帶刀官余與府衛言忠
宣公墓係國家祀典守臣宜以時修葺不可怠忽衆唯
唯遂問太朴先生之後得其曾孫名山者時為學諸生
召與之見詢其祖考及家蓋惟母在其曾祖詩文亦有
存者約錄見遺余遂行夜至雷港遇李果御史談論皆

有理既別行四十里至望江縣急水溝宿是日晴無風
十九日早南風發急水溝天明過楊灣午過小孤山過
彭澤縣龍城驛過徑港暮至炭市灣南風甚駛雷雨遂
宿廿日天明發炭市灣亭午至湖口縣彭蠡驛晚過鞋
山女兒港大雷雨遂停泊是日南風廿一日早微雨南
風甚盛午稍息始發舟午後過澄靈湖晚至南康府匡
廬驛往弔正安送賻重作輓詩知府翟溥福見訝其資
篤實郡人甚譽之託寄詩廬邦臣遂行夜二鼓抵株磯

宿廿二日天明發株磯便風食後至吳城驛午過昌驛
山晚至樵舍驛二鼓至南浦驛宿是日便風廿三日早
四鼓都指揮湯節自袁州召還亦至遂同入城朝王王
先召余入俯接甚厚賜坐與語久之賜酒饌命兩儀賓
見待就叩首辭出闕趙侍郎御史三司堂上知府皆出
南浦驛見候余遂趨各司謝之索片紙書名而出蕭仲
敬來見遂同往訪若思中道邂逅蓋聞余至來訪遂同
詣南浦驛若思出贈詩及酒饌就驛中酌余與侍郎御

史三司諸公別若思送余前行時已亭午北風甚駛趙
侍郎焦布政湯都指揮張琦僉憲皆棹小舟送余行十
餘里風勢益甚不可行遂止余與若思父子同馬船行
四十里始別以余驛舟送之歸未刻過市汊驛晚未至
豐城廿里風愈駛江絕行舟遂引避小汊是日焦遣承
差李懲護送廿四日天明風息發舟食後至豐城縣劔
江驛孫貞先生攜酒見迓胡軫憲副任禮郎中偕至共
酌孫酒而別晚過清江鎮瞑至臨江清江驛徐敬太守

來訪徐甚安健色腴澤勝往昔數倍索梅花軒記余諾之惠新茗府縣官及學師生皆來見是日雨夜宿清江驛廿五日早遣李德歸遂發舟午後過新淦金川驛行三十里縣官遣吏追送羊酒卻之舟至仁和上市已曠遂宿是日南風廿六日早行亭午至玉峽驛十里至暮膳停舟登金少保墓微雨泥淖緣峻躡險數人側足牽掖而上至墓余困憊不支坐久稍定山高壁立如削大江逼齧山趾墓前僅容尋尺陟臨可畏謁訖余升墓而

望左絕無山但見江流滔滔東下時傍近有兩人從余
升一姓郭墓地主也一進士蔣慶之弟貌甚肖兄余問
何以葬此兩人云鄉人皆知此不可葬其子弟信俗巫
之言謂此地嘯天獅子形子孫當大貴雖衆言不可其
家不見信也余問巫今安在曰葬此地後知達官皆怒
之已挈家遠竄矣遂下山過所建享堂堂之前惟建安
公所作碑文刻石頗整然門無扃鑰薜薜塵戶樵豎牧
子雜處其中無所顧忌又問有守者否曰素無蓋其子

弟皆置此於度外但金夫人或半月或十日一遣人羅
視邏者雖至亦無可奈何也余聞之低徊黯塞遂與兩
人別入舟備書其語將寄示金之子使圖改卜焉漸晚
余舟行十餘里望黃金江口亂流汴釣魚臺汴新市夜
至新店阻淺遂宿是日南風微雨廿七日天明發新店
食後過富口過玄壇觀前渡江汴槎灘至白沙驛余乘
驛舟先行晚至吉水過解學士家時鳴鶴禎期禎亮鄒
循先渡江來候縣官學師生皆來於江許既至解氏雨

見禎亮二子皆可人李德言致事家居亦來會遂出道
過鳴鶴新居頗清雅其子作生員亦秀余登舟擬前過
晃庵縣學生歐陽寧以恭之子胡登有初之子送余時
馬船已得風便先行余與二生及二從登驛舟夜二鼓
始至邵灘追及馬船而宿是日晴暮雨北風廿八日早
雨北風舟人以數日困南風促行且雨不止又聞晃庵
之子遷新居去江尚遠不果詣遂託胡登寄書其子約
東行之日詣也早食後至吉安城下府所諸公兩學師

生皆見迂江許余入郡學謁先師次謁忠節祠赴螺川
驛登舟遂行便風午過東昌暮至泰和華石潭巡檢司
稷偕諸姪及賓畿父子候者皆至蓋余先有書戒其無
出縣境也遂宿是日雨北風廿九日早晴令導及家人
及來迓者皆就舟歸余登岸鵝稷從余詣螺湖蝦蟇湖
金雞湖盤古山石人庵前謁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
妣考妣墓家人負戍冪出十里來迓下視岡縣人老壯
填溢郊郭衢巷見迓至不得行晚始抵家謁先祠

東里續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五十

明 楊士奇 撰

錄

展墓錄

士奇今年七十有五仕於朝三十有九年遂奏乞致事
上不允然念其自入仕來未嘗一請告至鄉里特賜璽
書俾歸展墓而丁寧戒之早還共職毋久戀鄉土祇奉
恩命以二月十八日陞辭閏二月廿八日暮舟至縣東

華石潭子姪迎候者皆至時積雨連旬廿九日早晴登岸鵝稷隨行首過四十三都白竹拜勅封譚羅兩孺人

合葬墓舊有石表

守墳者蕭亥

遂詣四十四都下螺湖荷山

謁曾祖妣弘農郡君嚴夫人墓次謁繼曾祖妣高夫人

墓二墓相比郡君居左

守墳者張康受

前行一里所詣金盤原

謁曾祖考待制府君墓即其左稍後謁思貽兄墓

守墓者曾

佑前詣四十七都蝦蟇湖謁先妣陳夫人墓

蟠龍形

种子

墓在左之下詣金鷄湖謁曾伯祖會可府君墓次謁伯

祖公辰府君伯祖妣嚴孺人墓二墓相並孺人居右詣

盤古山大洲謁先祖金洲府君祖妣胡夫人合墓墓詣

上洲謁先考府君墓亡姪之宜墓在先考之左二百步

自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皆新建石表

自金雞湖盤古山上洲大洲嶺

墓湖守墓皆李受生

晟曷二孫來迓俱詣四十六都視岡後三里

許官路之東石人庵前謁始祖允素府君墓

金盆形

凡三

墓蓋兩夫人祔左右庵者始祖之香火院門有石人故

名然經兵燹皆燬惟名存耳

守墳謝舜

吾宗守吾嘗祔墓其

先在始祖墓域外之左午後入縣至家謁祠堂明日三
月朔復雨初三日晴詣故西昌站前謁存心府君墓譜

稱十一郎

守墳劉
隆生

胡朝陽兄弟携酒迎於路詣金洞唐

家寨謁五世祖妣顧孺人墓

獅子嘯
天形

新建石表山下謁

子文伯墓

守墳者
劉從政

近有盜墓祖妣墓前後者三十餘穴

及有作室於上者皆廬陵泰和兩縣民即日遣人詣官

訴理過蕭長史兄家留飲詣龍門道邊坳背謁致卿府

君墓詣企中謁高祖妣弘農郡君黃氏墓謁南鄉府君

墓在郡君之右遠數十步

守墳者羅記名

詣東山下謁曾伯祖

聖可府君墓

守墳李
大眼

經老鴉塘謁孔碩舅母羅孺人墓

經楮原謁亡妻嚴夫人墓

守墳毛
勝生

晚歸復雨十一日晴

詣佑坑謁敬之祖妣曾孺人墓

五龍戲珠形又名蜘蛛
隆網形守墳梁玄

謁

外祖母曾孺人墓

金尺形

謁子文伯母蕭孺人墓歸過高

盈巷謁陳氏姑合墓

姑夫
維石

歸復雨十三日晴祭先祠

分胙宗姻十四日復雨十五日晴詣四十四都李家塘

下謁安吾伯祖母羅孺人墓謁伯祖望之主簿墓彥初

伯墓詣山東鄆官頭謁伯祖安吾教諭墓詣馬尾山謁

彥中伯益民司倉伯墓二墓相並司倉居右詣蔣家山

謁叔祖公與府君墓

守墳者劉邦愛孫

從茶山寺後入下總坑

謁聖可曾伯祖妣墓

虎形

前行三里循陳孔高屋西謁德

寬府君合墓墓

守墳者蕭安護

歸復雨十七日晴度梁家潭詣

十都寧村鵝鳩岡之左謁伯祖觀山府君墓

將軍抱戰鼓形守墳

姪婿丁傳巖

過蕭氏表姊時年八十二病方瘥詣三十八都

荷山口鐵斧腦下謁叔球府君墓

交椅形

次謁叔祖平洲

府君合葬墓與相並而居右蓋府君無嗣廖氏姑愛其親而不明尊卑之序故葬於此余既拜諭子姪將來必改厝使沒者有靈庶幾獲安也

守墳者羅元受同黑

遂過余侍

講過玄姪庸安姪庸安是日早卒蓋病數月為一慟而出過仲詢弟過劉仲兼留晚食大雨遂歸廿二日詣五十五都野狸坑謁先師陳海桑先生墓

冲天鳳形

胡如麒邀於路龍叔昭携酒見迓皆不留徑歸廿三日詣西郭大廟前謁陳主一先生外祖靜得先生母舅孔奐先生三

墓廿四日詣六十四都梅塘楊家山謁十世祖強仲府君墓故石表尚存切墓之左右皆有侵墓其左族姪之望右蕭鵬舉先生之望仲子褒聞余來先二日遷去其遺骨為水蟻蝕三之二棺蝕殆盡蓋不孝之應也遂命從者實褒所遷空穴實既登先墓之上十餘步又見侵墓一墓蓋之望合墓其母與妻亦責褒改墓時鵬舉乃姪李廣季哲來候託之囑孟廉遷厝鵬舉長子改建新石表

守墳羅明宗

過安平寺晚食寺故強仲府君香火院也歸途

雨作到家二鼓矣廿五日遣人齋書孟廉請遷厝廿六日託周侯車面咨孟廉及齋書李廣廿八日詣四十七都鐵礮戴家步謁三世祖妣合葬墓

五馬渡江形

其左右兩

墓皆先世所祔者

守墳者孔祖子

謁畢微雨遂詣吉水謁始祖

虞部府君墓既登舟雨大作廿九日舟次白沙晴稷就舟中具祭物余乘肩輿白沙李孟箠導先行十二三里過楊家莊莊中尚多楊氏子孫頗貧薄寡學術聞余至多來會從行又二里許至上徑問族人子孫尚有居此

者否衆云無之又云四延之後惟泰和一派有人餘散徙無聞遂指示余允素府君居室田園遺址皆存又曰里人知泰和有後故至今無敢侵據者余聞之俛默太息而已遂趨南嶺訪巽溪長史蓋相別十五年今八十有四病不能出初聞余歸即遣孫來問當何日展墓得遂一見且有欲言余故徑詣也既至入見卧內兩孫扶掖坐語首舉始祖之墓為族人所侵事言之再四強留午飯余以未謁墓即辭出族人多相隨謁墓下稷已具

祭物先至謁祭畢前詣曠家塘謁延安府君墓

虎形沂源

以為弘嗣吉水譜以為延安時族人亦曰弘嗣弘嗣當

是與虞部墓隔田段相對忠襄夫人墓在其前左畔始

祖墓不甚大不若弘嗣府君墓甃石甚整規模頗壯忠

襄夫人墓亦整是日族人偕謁墓者巽溪子民獻及三

孫衍攸恭攸習攸益恭允平仲體靜貞憲其昱并同行

李仲麓及墳之隣胡拱極雷彥勗李巫正夫正脩

守墳者劉

溫皆分之胙又遣胙分送澁塘思惠紹慶順慶奇成奇

永汝茂叔謹不成但以東行迫不及詣湓塘遂詢求侵
墓者蓋族人搏霄之子尚脩盜墓其父母於始祖之左
切近而相並族人交口忿忿告余曰巽溪楊氏之尊老
屢責令遷厝如罔聞知我輩誠無力也今韋公來奈何
一視而委去乎余謝曰不敢然竊思之族尊及衆口忿
怨彼皆不顧必非可以言語化者且吾行期迫寧能從
容俟之耶時姪孫翹從行遂命翹訴之白沙巡檢司余
是日登舟歸至東昌過歐陽子白淘金過表姪劉諫巡

檢既受勅訴明日躬往墓所召族人及尚脩及墳隣畢
至訊之具對如勅詞尚脩俛伏不敢吐片語巡宰答辱
之即日遷厝且脩築始祖墓四月朔日也初二日余至
家聞子珮蘖言孟廉先三日遷厝其父矣亦聞水蟻之
患不減之望褒亦遷其祖母及母合葬之墓蓋水蟻亦
作矣初四日白沙巡檢司遣報尚脩已遷厝時金洞盜
葬者皆啓遷所作室亦撤毀會赦悉免罪初五日余謁
祖墓於五十二都金牛嶺初六日詣四十八都新山謁

母舅孔碩先生墓於是楊氏先墓所知者及先夫人至親之墓皆已徧謁先墓所不能知者蓋不幸更世變故老長無傳莫究所在亦百數十年矣非獨今也今之所幸知者實多思貽兄究尋之功子孫豈可忽忘哉士奇仕於朝不獲展謁者四十年今幸蒙恩展省又不獲循序造詣蓋先塋散處遠邇長山深谷非一所也士奇居家僅四旬而阻雨不可山行之日過半歸朝之期益迫故但取便道易於畢事若龍泉萬安兩邑遠祖之墓不

能赴者則命子姪代焉初九日詣始祖三代祖考妣墓
辭初十日登告先祠十一日啓行遂次第為展墓錄

先墓碑石璞錄

此北京城之西五華山中崑瑤石也用九千緡市之雖
南方石材易於攻刻而不若北方之堅確鎮密也嘗聞
瀧岡阡表碑亦出北方云

南歸紀行錄下

四月初九日詣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墓辭

初十日祭告先祠畢與親故縣官學官別十一日早兩縣官學官親故耆老壯少僧道皆相送江許縣官舟送十里子姪送前午晴過淘金驛晚至螺川驛張琦僉憲來迓舟已出驛數里相遇遂同赴驛中府縣官所官兩學師生皆出相見王孟堅僉憲將暝乃至蓋是日考試兩學生嚴也與孟堅坐語良久欲延余入城同宿予以親戚送者皆候別不果是夜微雨陳太守置酒驛中餞阮及余酒半予辭登舟與親戚及諸姪別太守惠予選

詩及蘇書遂宿螺川驛前十二日早雨將發趙新侍郎
自南昌來欲見過遠此邂逅舟中坐語少頃惠與麻姑
城中諸公復出見送遂別舟發至大洲冒雨過見庵家
觀新作祠堂及居高明觀深且所得居地甚宏敞近居
園田作業亦茂良快予意蓋見庵仲子永肅之能也永
肅先日他出迎送客者永肅之子及陳濟也濟冒雨送
余登舟途中再三勉之務學立身予午至白沙驛舟中
寫戒諸姪帖子午後新市再登吾家先代犀牛下海之

地因諭稷等曰吾幼聞之宗老前輩言吾宗允素府君
自吉水徙西昌歷五世至七世承事府君皆單傳承事
府君慮西昌後嗣之微故不忘吉水而遂預營此地為
歸藏之所其後子孫蕃盛自宋元至洪武中展省不絕
近四五十年來前輩凋謝殆盡後輩究知者少致有此
弊大抵遠葬當切戒也因諭稷經理吾遂行晚至玉峽
驛汝敬侍郎於此見候六日矣相見懽甚娓娓言近事
皆當理歟坐頗久迫暝遂別遣鴈稷歸渠皆欲送至南

昌吾以諸孫在不許既別父子皆不懌吾舟亦行夜二
鼓至金川驛是日雨十三日早四鼓至臨江清江驛遞
運夫久不得延至已刻府官學官來見朱得太守訴兩
司官不禮待之蓋兩司銜其妄言尹鏜憲副臬隸事亦
朱所自取也余得遞運夫即行朱太守復來別時雨止
江汎甚午過劔江驛未刻過市汭驛申至南浦驛三司
官皆出相見附詩託焦公寄汝敬十四日早入城朝王
款接良厚坐語頗久云近見時勉知其正人又云近見

會試錄王直文高非後篇所及賜酒饌扇墨予辭出阮
內使已先行三司留予甚堅力辭乃免若思約候之久
乃至惠果酒瓜仁及附書二楊匆匆舟中立語遂別已
亭午矣焦公仍遣李懋護送午至樵舍驛會阮遂同行
晚至吳城驛中夜至匡廬驛是日微雨頗得南風十五
日早四鼓遣李懋歸予發舟天明至彭蠡驛午過龍城
驛過小姑晚至雷港見驛丞知吳吉二太監南行夜一
更至安慶官民謹嘏懍懍迓太監蓋所遣一指揮先至

需責百出王子玉太守良有憂色具言安慶去歲災傷
朝廷已免租稅民窶甚兩日有聞多逃逸矣予慰勉子
玉不足多慮此二監吾知之皆慈善有供給不備處可
以誠告無過憂也再以嚴士正書託寄桐城而行夜雨
不止十六日早食後至李陽河驛聞吳太監五更已行
矣予行五里望江中白蠟山入烏沙夾將至池口時吉
太監船乘北風中流徑上風駛不得相見午至池口驛
知府葉恩來見浙東人蓋送二監行因整息驛中未歸

聞余至遂入舟相見極訴吳從人有阮姓者貪惡蓋葉亦遭杖矣然吳實不知吳後吉至首詢百姓安否見有司怡然不一語及他事又言吳從有郭姓者循良一無所索大非阮比又言吉甚好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恩因言民情數事皆有理頗不直時巡按者恩留所作詩文數首請教大畧觀之要是有志之士也既別予過青溪口阻北風遂宿是日雨十七日早雨北風未止食後稍緩發青溪口亭午至大通驛午後過銅陵縣暮過繁昌

縣得南風夜至魯港驛過蕪湖十八日昧爽轉北風舟
行已刻至采石聞恂如侍郎已過建陽衛指揮來見極
言尹自道張崑皆良有司所備供給車馬人夫糧芻悉
有餘而從行指揮千戶不得所欲尹張皆遭其辱言既
忿切不已予為溫詞慰遣之亭午過大勝驛午至江東
驛南風大作入中新河避之予時疾作遣人入城何願
處需藥及兵部易舟名之夔仰善未刻都尉總兵六部
五府太常大理太學京府堂上皆出相見江東門與言

携酒饌最後至鄉郡親故皆至皆即別惟仰善之夔留宿舟中院內史午後入城約明日出予舟移泊石城門是日晴十九日昧爽予從小馬船守備四太監出相見就別劉見惠酒米府部諸司皆復至惟都尉以聞黔國兄訃不出猶遣人見報予以病不及趨弔總兵惠子箋何顒送藥至城中出見者益衆遂別諸公亭午移舟過運所候阮段續陳仲旦劉寬追至送秣書予留書託仰善寄鴈稷午後阮不至予移舟出龍江驛送予至驛者

良玉及其屬四司及仰善之夔德敷就予舟小酌良玉
置酒驛中周軌御史送康甥昇稊信及新刻玉機微義
至韓陽御史來見惠詩皆同飲驛中仰善三人晚飯後
先歸將瞑與良玉周韓別瞑阮始至遂發舟是夜小南
風廿日早四鼓至儀真壩下時吳敏德賜致事歸至壩
上邂逅露坐壩上清論至明未盡所懷公差御史運官
衛官邑官學師生皆來既見即別予邀敏德早飯贈之
雙絺送壩下入舟皆有依依不舍之意遂別見主善乃

姪屬報平安其伯子將發舟士宏偕其同舟數人來見
皆未度壩予遂先行午至揚之廣陵驛嚴運使來見言
鹽商事頗不當衛府縣官及學師生皆來見即行晚至
召伯驛夜半過高郵孟城驛是日晴南風廿一日早食
後過界首驛午至寶應安平驛得南風晚未至淮安五
里王瑜都督彭守兩衛官見迓彭守言習嘉言丁憂已
過羅文振乃姪偕施玘來見玘之子槃新選殿元玘極
言此文振教愛之力時文振有疾數日故未出予託其

姪市茶及綿布既別王彭諸公予舟至淮陰驛文振力
疾出見所市茶布皆至且惠予酒瑜惠鮮蔬魚酒遂與
諸公別王遣田千戶護送時淮安自郡貳以下皆出捕
蝗予舟既發遇彭勛御史同舟談論頗久別後遂前行
是日晴南風廿二日五鼓度淮過清口驛至清河天未
明予往訪信圭將至縣邂逅其父子來迓其丞簿皆為
巡按御史以迎候不及責罰致病予入信圭舍即出信
圭及子同入予舟見送食後過三汊淺舟中對信圭父

子始知鄉事之詳蓋予在家未久賓客日冗應接無暇
不及與人細論也所喜者自淮至此夏麥甚盛信圭云
淮安所屬州縣皆然庶幾十分雖今頗缺雨然將刈麥
甚不宜雨也午至桃源驛令佐來見皆云捕蝗初歸大
縣聞淮安境內蝗初生未盛官督捕早已盡矣遂與信
圭父子別縣益助夫令云自此迤北河水漲難行也既
行一里凡數閣淺夜二鼓始至古城驛宿是日北風作
書托信圭轉寄泰和廿三日早四鼓發古城前過陸家

墩河水甚淺十步九滯者連延四十餘里窮一日之力
舟人疲極暝至宿遷鍾吾驛添撥一遞運船博淺王士
華主事廣東歸見過坐談少頃極言賀敬難得遂託先
寄書昇林夜孟辨乃姪來見同宿鍾吾驛前是日微雨
廿四日早四鼓寫書付孟辨乃姪寄稷吾遂行雨作蓋
淮北久不雨田穀未下種宿遷方禱也予行廿餘里又
連滯淺但不若陸墩之甚聞吳政侍郎過不及見夜至
邳州下邳驛宿是日宿邳雨皆足廿五日晴早發下邳

已刻至新安遞運所都指揮湯節見返言徐州至此昨日雨皆足濟寧雖有蝗然初生官督捕畧盡盖余所歷淮安至此皆然別湯後午後過新安驛遇江西馮鎮都指揮行十五里過雙溝馮遣人助送舟抵暮至徐州彭城驛夜過小洪宿管洪郎中孫昇浙江督運都指揮蕭華來見蕭南京舊識是日北風廿六日昧爽過洪孫蕭復來蕭助人力及惠茶管倉兩內使來訪惠齋酒舟人損柁停泊修理食後行午至耿山午後至夾溝驛驛丞

言黃家淺無水蓋吾歸時嘗困於此田千戶遂往前閘放水吾舟移至淺處候之暝水始至二鼓過皮溝閘宿蓋聞自此迤北河道淺澁皆可畏也是日晴廿七日天明發舟亭午過謝溝閘大同王御史公差在此來見就予舟同行十數里別過謝溝遇程富少卿歸展省畧談北京近事聞夏以平丁內艱歸已過不及見至晚過沽頭上下二閘夜過金溝一更至沛縣宿是日晴廿八日光祿署官王文新除徐撫民州判在沛來見言捕蝗已

盡但缺雨又言此向北一路皆缺雨時沛河亦淺難行
索逋運夫僅得數穉小蓋官不得人也吾遂行十餘里
過張家淺午過板閘午後過沙河驛遇德贊德玉兄弟
見梁氏三子恩憲懋吉安張千戶助人度淺過孟陽泊
閘德贊惠鼉過八里閘暝過谷亭閘停候上閘水蓋久
不雨河淺甚每度一閘必得上閘水至乃可行而閘一
泄即涸矣是日晴南風自度閘雖連日便風苦閤淺不
得力廿九日四鼓南陽閘水至發舟天明度南陽閘前

屢膠淺蓋自過沛雖河道視金溝迤南稍舒然每閘猶
十數阻淺食後過棗林閘亭午至魯橋驛過閘見稽驛
丞言黃汝申近況蓋到任未久親出捕蝗在司與鍾副
使一心為喜之過師家莊開會金華劉實通判言柯啓
暉新政愜衆望三司不復如舊日之混濁矣又言郡縣
多洗濯持廉操惟方岳尚有不滿人意者聞武叅議亦
好又聞陳景茂盡出其家所蓄糴穀千廿石賑濟自是
家益罄矣蓋去年金華旱甚故也郡亦嘗以旱奏戶部

謂無巡撫侍郎奏不與蠲租孟子清廉行甚端惟無所及民耳午過仲家淺閘午後過新閘又過新店閘晚過石佛閘會巡按陳御史韓袁兩憲副皆以捕蝗在濟寧托易輕便舟前行蓋聞前途水甚蒞也將暝過趙村閘宣州衛指揮李忠運饒歸助人力過淺忠極言寧國袁守才德非他人可及有訕之者皆小人也忠又自誦其投贈袁守詩汝申見過舟中語頗久既別過城下閘至南城驛宿會王駙馬往荊州公幹王士華復見過蓋亦

滯淺不能先行也重附書昇林楊方中來見知二楊先生近况濟寧衛州官皆來見是日晴三十日早得濟寧衛王禮指揮閑舟趙指揮陳亮知州皆遣人為畧整頓汎掃遂遷南京撥來馬船前難行遂留濟寧將其半船夫前行暇過長溝是日晴五月初一日早至開河驛過開午遇鄭文實喪舟至予過柩前致禮且弔其家子屋出拜予之雙締勉之歸學其弟燦囑為致謝六部諸公黃振宗致事歸與鄭並舟相見遂別午後過安山驛東

平傳知州見候河許惠蔭茹言今歲州境麥倍收無蝗
極言山東僉憲楊閏有操執明大體不可犯別後過金
線關逋運所蕭處柔之徒來求附舟過沙灣淺抵暮至
荆門驛遇李貞太守匆匆遂別過二關夜過阿城二關
七級二關是日晴初二日四鼓過周家店關過李海務
關天明至東昌崇武驛府衛官學師生來見遂過關遇
郭瑾即行亭午至青陽驛土人言旱甚麥百石種者無
一石收蓋東昌猶可此迤北則益甚矣遇畫錦坊溫計

生之子寄詩與諸孫午過梁家鄉板閘晚至臨清縣清
源驛問其縣人三月不雨矣麥不收與清陽同過二閘
時各官皆禱雨齋宿於外市禁屠宰聞將四旬矣麥無
顆粒之獲秋田乾圯不可耕農民塊坐於家無所為聞
之惻然將膜縣及衛官聞予至來見皆送予三里蓋河
淺舟聚不得前進也袁偉之子來見問之云在縣學中
讀書遂令縣及學官遣之歸蓋其有母在家無侍養者
是日晴初三日天明過渡口驛早同臨清亭午微雨遽

止午後過甲馬營驛夜二鼓至梁家莊驛初四日早食
過德州安德驛問驛夫新麥云多者收三分之二少者
半收然自三月不雨秋種皆槁矣亭午過梁店驛驛丞
舊翰林院辦事吏極言久旱顆麥無收且知德州驛夫
所言半收者在言者之一鄉他鄉不皆然也過梁店數
里問麥亦有云收三之一者但苦旱則皆然也晚過連
窩驛甚旱無麥是日晴初五日五鼓過新橋驛行三四
里南風甚駛不可行食後始發舟風便午過磚河驛驛

丞言旱甚無麥此月初一日頗得雨穀田亦未得濟然
南去三十里外皆無涓滴午後過滄州州官來見言初
三日畧得雨不能蘇旱麥收遠近不齊或二分或三分
無及四分者穀苗皆焦槁不見生意晚過興濟縣乾寧
驛縣官來見極言旱麥無顆粒之收穀苗皆風飄去矣
又聞之道路云陝西亦旱然未得的說方一更過流河
驛是日南風其晚日上有半圓暈色黃初六日早北風未至靜海五
里雨驟作船窓中如注衣通體皆淋漓不勝舟中人行

李皆濕坐立悉無避處然皆無戚容者蓋久旱望雨人同情也岳給事攜二子見訪言數月不雨矣今日始得津津有喜色且言麥全不收穀亦不及濟但蕎麥蜀秫及豆之類可望耳又言邢端為令於此能愛民有權度已而邢及驛丞至所言喜雨與岳同予問民事曰追馬一事初甚苦蒙赦靜海一邑所免將及二千匹朝廷大恩也岳又竊語予百姓至今有包納逃民逋稅者予問盡不奏曰有司初因令迫皆預申作起解之數後無所

徵恐虛申得罪遂不敢言也予曰虛申罪亦在赦前蓋
不以實情自陳衆無語皆退予問縣及驛索蘆蓆蓋濟
寧所易舟雖輕甚敝是日早為雨所困也亭午過獨流
此處出蘆蓆遇張御史南上得康甥書遂託張附書稷及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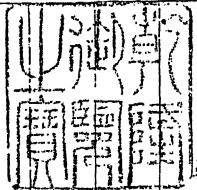
仲兼過新口遇劉良中書丁父憂歸過余舟數語即別
過楊青驛不得通運夫留甚久晚始行夜宿直沽是日
雨北風初七日早遣定住譚皂先歸報家衛官來見助
人力挽舟蓋聞北河水漲頗急也土人亦云久旱麥及

穀苗皆無至昨日始得雨也亭午過楊村驛見余丞所
云雨同直沽但麥差可耳舟行遇吾家西華陳皂畧語
家事自此途中復屢膠淺不敢夜行暝宿蒙村是日晴
南風初八日早發蒙村微雨食候止亭午過河西驛驛
丞巡檢遞運官來見云雖久少雨近數日屢得麥頗收
四五六分七八分不等耳秋種亦不妨予復登通濟河
祠祠中方建禳火醮遂出曹守淵追至舟中拜乞詩走
筆書一絕句亦酬昔者牲酒之貺問民事所言皆同晚

至和合驛問民事同楊村麥下田半收高田旱無收張
珏郭智來候夜宿和合驛是日午陰晚晴南風初九日
天明發和合驛張珏郭智先歸午後至張家灣上馬頭
河水溢不能進遂止遣人齎關文詣通州官司索車及
夫昇攜家人來接二楊先生遣人攜酒餞見候是日晴
初十日劉斌都指揮及衛官來訪衛及州送脚力車遂
遣昇導以家人行李先歸土人云此地雖旱地下濕麥
有收秋穀亦好余困濕熱不敢登陸遂傳舟俟早發秣

以諸鄰來接蕭仲南之婚沈密以其子宗來見宗時授
徒河上晚宗惠魚酌別田千戶仍宿上馬頭是日晴十
一日早同阮內史舍舟登陸天明過通州阮先歸余至
大王莊建安公遣子錫携酒來迓二王錢曾四學士見
候東岳廟諸老鄰皆至鳳岐曰恭求樂見迓朝陽門外
予入城遂詣鴻臚報名晚宿朝房雨涼十二日入見奉
天門上召至榻前天顏悅霽慰諭再三咨及民事悉以
所見聞對命光祿賜酒食復命中官賜羊酒既南京進

鱗魚適至復命中官賜鱗魚五尾加賜酒予退至家



東里續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五十二

詳校官檢討

臣

羅國俊

中書

臣

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范鏊

膳錄監生

臣

徐秉文

欽定四庫全書

東里續集卷五十一

明 楊士奇 撰

家書

奉思貽兄書

夏中鄉人來聞尊體納福勝常良慰遠懷見相姪說家
信報有虔守之薦聞之喜極吾兄居閑惓惓不忘國家
數十年長育全成之恩今雖高年而康健不衰正宜奮
勵一出見諸設施以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平昔蘊蓄

之實剛直之氣也豈不增光祖考而榮被後人哉不勝
翹俟翹俟邑中水後人事如何新徙居只過橋數十步
而近諸兒想荷顧盼然不敢言謝者以為義之所在不
可喋喋為世俗語言以取瀆耳近聞親到萬安取逃民
復業此誠仁厚之心夫能歸之又能安之庶幾終惠也
片楮草草乞尊照

鵠以兄喪及其妻子想皆到家老兄老嫂暮年罹此苦
痛何以堪處在於叔姪中情尚爾何況父母要亦命矣

伏惟勉自節抑毋徒過損以副吾宗砥柱之望不知卜
墓何處及何時因便乞示及鵷行時便欲為作埋銘付
之屬情慟不能執筆早晚發人取家小就令帶回也此
兒平生節用守慳止為買書之計死之日更無長物惟
存此數卷而已幸戒諸小為之愛護非但致之之難其
志誠亦可傷也小弟前年妄意作族譜圖刻板鵷必欲
將歸已付之矣萬乞嚴切戒止不可印出族人聞之必
有私求於諸小者諸小苟圖達其私情必竊印與之而

不令尊兄知之千萬戒飭更煩尊兄斟酌如不必存則就毀之為便也曾囑付鴈明春家小來時或栗或鴈一人同來冬間遣回非徒欲教之比年衰病特甚想見骨肉切於饑渴惟未審尊意何如耳伏乞鑒念

久別每一思念不能為情春和想同尊嫂納福勝常小弟賴庇在客苟安他無足道者間長姪權厝屋後墓地尚未定鄙意只合祔祖塋但高燥向止得利足矣其他不必深計早了得亦是一事欲為之作一埋銘每執筆

輒傷心而止然今頗閑暇不久當成就寄來今發人搬
取家小望尋一穩當船附搭來留小僕夫婦守屋煩早
暮提督照管屋內一應物件及愛護林塹蓋此非一二
十年長養不得成不可聽人擅取一枝一葉去也諸姪
中欲令一人來此早晚得暇教之不審尊意如何幸自
裁度然計其在鄉里亦未必有益也族譜圖乞戒飭諸
兒不可私印與人至叩至叩羅麻城匆迫不曾另奉書
千萬致意敝居托在左右乞垂照為荷廖親家考滿來

例當往北京聽選須辦彼中行李也會間乞拜意奕孫目疾如何須早求人療治不可因循也

士奇再拜除夕先一日始叔尊兄九月內書喻相葬期在十一月且促墓誌小弟得書甚懊恨即連夜作此文切恐已葬則不及納壙中也今附橐去萬一未葬煩孟旦作楷書刻之已葬則存之示後人耳此文蓋屢舉筆輒心悲而罷故因循迄今雖一時草率成之然其平生前之可嘉後之可憫國家之恩老兄之志大畧皆具矣

常念吾兄弟身後此事則有此姪乃今此姪以累吾輩
老人不能使人不悲也又思此姪存時相聚一處則未
嘗三日不見見未嘗不樂或相隔千里外亦未嘗數月
不寄書相勞問今雖有姪在千里外或歲餘或累歲未
嘗寄一書相何可得哉何可得哉寄書本有何益但於
道理人情所不當無者小弟去冬來凡五六寄書不審
皆達否去秋有一家書及鈔買綿子寄天符廟前車姓
人歸其後書與物皆為所匿不得薄俗如此可歎豈諸

姪皆嘗寄書而亦為人所匿耶老兄當知之矣諸孫今有幾人矣今歲可教讀書否與良佳亢宗當是此二兒幸甚愛護之間陳考聰明淳實專讀書不飲酒將來必長進惜吾姪不見之也常怪諸侄學問不及其父兄近聞其酒量皆過於父兄乃知人各有所長也新正人事匆冗又屬治行無暇不及別寓書惟尊照幸幸

新歲伏審尊體納福深慰思慕小弟此月十八日欽蒙上恩陞除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儒者之榮至於

極品顧其愚陋何以得此誠由祖考之垂慶老兄之教誨以克膺此遭遇然上恩深厚無能補報惟時賜教督以勵其不逮耳栗姪必館授如舊稷子讀書煩令用意教之今歲甲首之役乞與安長老言之一切買辦照衆例納鈔幸免管都勾追之事蓋家僮無狀慮其取怨於鄉人故也行儉可以安意教授矣時能見過一督視豚犬子否幸拜意煩令諸姪錄司倉伯詩文來立俟此事不過一日工夫可了而累附書求之不得此吾家子姓

之賢否可以槩見矣奈何數辱書知尊兄尊嫂皆納福
又辱遠致德禽慰喜交集此間自閏月來舉家皆病甚
至無執炊者三月十四日嚴氏婦產一男子而母子皆
病至今服藥不效蓋自到京來其屯蹇未有甚此兩年
者亦惟聽之於命也家事極感尊兄綱維主張近聞小
僕買車事小人之無狀幸甚不必與較也小弟居官食
祿今二十年君恩之重鮮與比倫常夙夜自愧材學淺
陋不能補報萬分之一惟有一心清慎奉法循理庶幾

少免忝辱之譏耳宗戚鄉鄰有見過者亦未嘗不懇勸告為善毋為不善以膺享太平之福澤此小弟平生之心平生之言也近間憲司及官府到縣數數有以吾家名干求解事者未審尊兄曾聞之否度亦未必盡聞或云頑惰之僕亦為人所誘曾到林公前矣此事未必尊兄不聞也有便干及示下為望大抵人家有德義者可恃有顯要者不可恃目前如元塘之錢學堂之蕭皆恃家有顯官傲然為非而不顧致不測之禍豈非殷鑒幸

尊兄以此廣教戒之也小弟自去秋來病日益加目日益昏一子又懶惰不學心常鬱悒不舒每受一事轉盼不復記憶盖老病憂悶如此也臨楮不覺乞尊照不具久不奉書七月末有种子之殤自此慟悶不已舊疾頓加公退後不復拈弄紙墨也此兒因在隔壁曾本清家讀書為其家不肖惡子以毒力戲弄之致疾時其母病不及與之治療兩月後積為氣塊及請醫治又皆誤認為蟲積用藥近八十日不效而愈甚又別請醫然後知

其為傷損所致非是蟲積而已用藥不得遂灼艾已遂
灼死生死雖有命然此不能不歸咎人事也此兒甚淳
篤雖幼屹然有巨人志不肯處汙下聽受教訓服膺不
忘孜孜貪讀書務上以此甚期望之且小弟素常痛惟
先諭德公生父生母一脉中絕故聞此兒初生即昭告
祖考以承其祀庶續本房一脉今每念此事豈能使人
不痛恨也此固小弟不德所致夫復何言一長者愚情
卑污不肯嚮學對之但增人懊惱耳日來况味如此但

覺自己氣脉轉索然何時一見話此中曲吾家後來門
戶吾滿意望爽真宜及今早留意也家乘已達否因便
乞示下更乞戒栗鵠寶藏之遇親戚及斯文友朋明信
忠厚者可以一觀不可泛泛示人也尤戒之不可借人
蓋薄俗可畏也雲亭已到家未渠行時有病今如何乞
示下此甥雖質魯讀書不前然為人淳實本分所為皆
當理鄙意甚念之也片楮草草不多布

康甥來承賜教帖所以敦勉之意謹服膺不敢忘彭昂

歸曾奉寄畫像必已徹達家乘已久完但欲自作一序
未有工夫及作一匣盛之漆未了故不得奉去城外舍
下無人切煩垂照栗鵬今歲教學否良被累在江西不
知何時得解脫渠平生不肯務學今作生員又如此虛
過歲月可惜可惜鵬寄信來索小四書今附一本歸諸
孫讀書如何稷子資質頑鈍加之懶惰無比小弟病體
又有公務常無暇其在此一年記書寫字皆不如在家
時遠甚亦付之無可奈何之域矣爽與可以此為戒也

奕聞議山東王宅婚不知是誰房下還是老姑婆之後
否然聞王宅今為人皆本分可相處大抵今後諸孫議
婚只須求老實本分人家不可論貧富凡窮秀才窮庄
家但有德行便是好人可與為親惟衙司中人則不可
他日漸染來壞小兒子心術也且吾家先世祖父皆未
嘗有與衙司中人為婚姻者蓋亦是此意也片楮草草
乞尊照不悉不悉

冬寒往來者具道履況納福深慰下懷小弟處各賴庇

苟安但家人多病幼兒數口隔遠旦暮在念無好懷抱
耳亡妻未有墓地甚感老兄及建平弟彥實用心之至
何以報德也楮園之地極蒙德剛兄弟厚意然此欲以
奉厝先父却待小弟歸整理亡妻必用別圖此在老兄
一主張於祖墳傍近附葬為足更不煩瀆也今欲令稷
來謝恩就攜二男二女皆來而附載百鍊德遵之舟亦
煩老兄主張也諸兒來後新婦數口在家無得力人煩
老兄老嫂時時一見過垂照也

久不奉書惶恐惶恐栗來承教帖知老兄老嫂皆納福
兼承嘉貺感慰交并小弟雖旦暮勉強支吾而體力益
衰視聽益損舊病日加重惟以君恩深厚不敢圖便其
私也濠下祖業稍稍復舊皆賴老兄之庇然祠堂家之
所重迨今未復寢食不寧已有書與稷及有附物令急
復之亦有書與復環之子具道所由茲事須得老兄主
張不可以緩然亦須令換得所而後遷庶幾以盡敦睦
宗族之義叔粲叔車回小弟已有成說託之矣惟老兄

裁之初欲留粟就北監冀得早晚切磋之渠必欲南行
盖苟且頽墮積習成性甚可歎也渠既如此諸孫之學
又不審如何老兄固高年然此事不宜置度外也稷林
尤望教督之不踈外之如祠堂已復望遣稷送其母來
片楮草草乞尊照不具

久不奉書盖公務所縻而晚退又目昏不能作字故爾
因循然慕戀之私未嘗忘康進士來具審尊兄尊嫂皆
納福慰莞無涯諸姪生意津津可喜但未審學問如何

稷在家煩教訓之使不入小人之伍千萬千萬秋冬史
事畢必請告侍教不遠惟冀若時善調以副所仰不具
公緒行曾奉書計必達比間尊兄尊嫂皆納福殊慰遠
懷初聞與生子大為之喜昨又聞與婦喪又為之惱懷
見家人說此婦恭遜和柔甚能事長仁者不壽傷哉傷
哉今法度清明吾家子弟宜依本分治生理公門不可
干求小民不可凌虐惟老兄幸教督之耳小孫處乞發
落諸姪照管進士皆撥觀政準在禮部益勤崇本兵部

恒湯刑部序在工部皆安好小弟所欲言者前書備矣
茲不贅瀆伏望留意稷姑留在此未便遣歸併報知之
欲公緒到家後即行望以鄙意道之也三月二十四日
晚燈下草草書奉

久闕奉書不勝懷仰比悉尊候起處納福甚慰甚慰小
弟近扈從巡邊歷漁洋出塞數百里往復一月賴庇平
善但天恩深重補報無能夙夜為愧耳諸姪學問長進
如何奕奐如何聞旅一子極篤實五月失之甚為悼惜

吾宗近來好學者絕不聞有人大是可念而豚犬子不肖比為羣不逞所誘又是可憂也煩老兄力為主張杜絕其往來惟尊照不具

與賓畿弟書

十一首

前日善樂回曾附數字想已到前時見說欲往廣決不可行此時瘴癘方作也當愛身照家為上不可輕易近在書館中會一葉先生是湘東人亦欽保來編書此公原充武功衛軍後調甘肅護衛與老父交最久誼最深

甚能說詳悉蓋是二十八年十一月棄世塋在甘肅城南塋時此公親為治喪又說羅憲初到彼百無一能後來逐漸解事頗有收拾此公則二十九年得代歸遂不相聞矣又言老父在彼極貧薄然剛介毫髮尚不肯苟但患痔漏者十餘年苦楚不可勝道其後亦竟以此疾方不起聞此慟恨可量茲因日孜行故用報知吾弟也劣兄在此大畧粗安無他所急乏者人力耳有便望發羊生仔來應朝夕用緊望緊望不多布

彥晦來得一敬兄及吾弟書始知已達廣州前時章洞然歸曾附數字力止吾弟行以為人事如此不宜遠出計未必曾見即見之恐迂闊之言亦未必能見信也然得一敬兄同行亦庶幾不足為憂矣客中凡百和厚敬慎保身為上微利不足屑屑計也明春便圖早歸區區將有所望焉今編纂成已奉旨送吏部定奪三二日恐有除授未知何向挈家之託惟吾弟是賴幸不久淹瘴鄉耳一敬兄命索竹林詩文未即離京師當為成之勿

迫不及另書奉復千萬致意前有書託賀舍附鄉人回
想必可達陳情之事都府移文陝西都司開伍工部移
文江西布政司止留皆已發行想七月間方轉行至泰
和也卑兄才識甚淺陋在近侍今九年無寸補於朝廷
仰荷國恩深厚廣大天地父母無以過此吾兄弟及子
子孫孫當何以上報也賢弟既免遠行便應祇守墳塋
不可遠出不然非但無以慰先靈於地下實上負於國
恩天地鬼神豈可欺哉更須削跡公門交處良友既可

養德又足遠害切宜慎之吾弟雖未嘗有此失然猶不能忘言者兄弟之情也都府文書六月末必到永昌却不審憲弟動靜如何近見晚成說在福建被事若有消息可急附報來也聞此弟有妻子在彼衣食儘不乏未審其於鄉里之意何如耳今幸吾弟在家梁村田租萬望視為已事借數日之勞徃彼整理蓋所費如此經五六年未嘗得顆粒之用其孰能堪之今秋必須算結明白早晚求的確人或發小僕將租簿來也子瓊蓋不可

以其貌信之會間可就示以此書孟潔病氣瘳至今不減而亦不甚介意蓋愛身不及於愛酒銜盃常多於飲藥之時也此非他人之言所能入必待老舅母至然後可以嚴約束也學詩先生前煩拜意別來取疎外甚負罪承委作傳稍暇即納稿不敢以鄙陋辭也草草不盡言

羊生仔回有書備悉下意想已到但曼子回至今無一字示報頗為懸心鄉里來者甚多又不久然問之皆不

知豈吾弟常在外故不及寄書不然是意中恠其不當
遣回耶此子到家宜早整救勿縱其爛慢也今冬或來
春欲遣家人回使涉知立家之事升合租穀皆望吾弟
整理遣回之僕絕不可信付近日臨行發出大弊在叔
蒙面言之可為戒目下欲求一居得幽雅好隣為上不
必廣大亦在吾弟為之相度前時與晚成說者此處盖
好但不知他人意下如何也憲處近曾附書去人回尋
問不得恐其尚在福建也若知的消息可見報聞伍文

書已久到衛矣吾弟在家無他囑但望不造公門不管閒事此為保身延福之本切不可將自身作人情也

憲弟妻子此月到京得信立及萬中家小歸就附與同行到家宜加意撫卹勿令失所寡婦孤兒行八千里陸路至此又行二千水路到家可謂甚難吾弟宜念憲二十餘年軍中艱難又客死遠方今見嫂與姪如見兄也啜粥飲水甘苦同之一子勉令讀書將來於賢弟必有助益二女擇鄉間本分好善及過活從容者與之然須

得子弟長進者方可善自主張憲婦亦自能事必非久累賢弟者同居之際必自體卹若一付之他人必有不
及凡人兄弟無有不盡情者多緣妻子以生罅隙鄉里
比年此事紛紛雖吾弟友愛深至臨事明決必然無此
而我惓惓不忘斯言者亦區區之情也千萬照之齋回
文引到家便須繳回聞靜端妹病篤為之懸心今安否
如何有便見報也此間事憲婦能詳楮筆不贅

不相見十年豈勝馳情不審吳淞歸後動止何似曼有

消息否今遣稷歸凡百以卑兄之故教訓教督之不使辱吾父母即吾弟之賜也吾弟自今亦宜少出以理家務為上老兄之所欲言者詳在康甥面達亡妻之沒承鄉里親朋厚意不敢忘不敢忘公冗不得一一奉書致謝煩吾弟悉為致意

自得南京十月初四日一書後遂杳然不審何時到家聞曼有消息不審的否因便望報知前書托問吾家事懸候詳報所喻四兩三錢者就以相奉更不必言還

稷秣望以同氣之親教誨之為好人更不可似前時冷
眼傍觀也獨孤所錄文字今附去昇在此從師讀書只
是懶惰可怒耳匆匆不悉老兄冬來舊病頓加服藥多
不效四肢百體皆痛然不敢斯須偷安情況可知矣所
囑吾弟吾兒勉力為善人守本分不可於分外惹事也
切告切告

近兩得書多感見念且知吾弟履况之安良慰老懷前
聞將有山東之行吾弟今年六十兒子已長居止已定

正宜安靜以適暮年豈當碌碌一身朝齊暮越動涉萬里而不知止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切宜反躬思道不宜獎獎以利役志也教子一事最是緊要聞昇天資甚好德安公忠厚之報或者在此教之有成未必無利勉之勉之寒家二孫煩照顧諸僕不律更乞料理不宜放縱也只為豚犬子在鄉好利忽義獲罪鄉里不敢遣歸家中須賴吾弟照管也昇亦無大過吾察其心旦夕惓惓念叔不已兄子猶子母以我故而遂外之容有未是處

亦恕之可也

度歲來遠想吾弟安適爲慰遐思茲因郭僉憲行奉尺楮以代面訊稷未便遣歸家事煩吾弟照管康甥尚未試去取未卜亦聽其命聞昇喜學爲人亦識道理德安公忠厚之報或者在此須加意勉其讀書也讀書須求明師鄉邑無以過二梁者吾弟愛子須破慳始有效也昇在此亦不廢讀書但資質鈍却類其父也如見劉壻煩勉勵向學無墮流俗也陳年所遺孤寡幸以舅氏故

頻顧盼之康姑丈會間多致意

真與稷來皆承惠書多感多感吾兄弟念今皆老而士
奇七十有一尤爲衰頹此理之宜然無足恠也但寒家
尤賴賢弟垂照度在至親必不見拒也昇兩年來惓惓
欲歸省叔蓋自渠誠孝之心念叔之高年也但以此中
左右無得力人故未遣之今得稷來渠之歸省之心益
切俟凍解春和令與蔣壻皆挈家歸也因便先此奉報
見稷說賢弟欲析一分產業與昇視同昇昂此又出於

賢弟孝友之篤豈獨士奇之喜德安公與賓廉弟雖在地下必見鑒佑而吾弟百歲後銘文行述可紀之盛德也又有一事奉托往年稷與陳年曾約為婚姻而未有定論今其孤女是兒婦撫養吾不敢忘先妣之好賢弟幸主張成之為叩亦煩達之止齋族長也

屢得書及遇鄉里來者具悉吾弟安好甚慰遠念每念吾弟今年七十有一吾今七十有八皆人生所稀見者然人衰老宜更自愛重其身治痰氣之藥須常服劣兄

無一日不服也向者昇所附回藥方甚好宜求精於製藥者常服之善自調養之外教誨諸子向學交處正人善人不可墮落流俗也時過吾家教稷亦以此語吾弟切勿外之也過東門見諸姪亦冀以此告之

康宜清評事歸曾寄書必到昇姪八月二十四日至此早晚甚得其力老人遂大省懊惱自度暮年須得此姪在左右吾弟能惇兄弟之愛則當輟以見授也煩與荆婦言之用意照管昇婦明年須攜稷婦昇婦皆同來盖

稷夫婦住三五年後遣歸昇則留扶持老人也甚恨與
賢弟別時忘言一事蕭所芳所占井至久不還祖宗之
物吾終不敢與人已
有書訴之思貽兄長詳悉備矣煩
吾弟面與所芳一言誰家無祖業望早分付為感蓋某
平生不敢分外占據他人一毫况所芳亦是親戚吾豈
敢輒為非理之求哉越理妄求吾所不敢但所芳亦須
存此心不可失親戚之歡耳今不遣書令稷整理者蓋
慮其年少不曉事激惱親鄰耳吾弟是所芳兄弟素交

思貽兄是其外親幸相與周旋明白得復吾祖宗之舊
感德不淺也片楮草草望留意不悉

示旅弼鵬良書 二首

吾在京師十數年朝暮得汝兄在左右相慰藉汝兄數
年來德行文學皆大長進而一旦止此命也然吾未嘗
一日不思之傷心思汝兄不可得則又思汝等冀汝等
長進皆如汝兄也汝有父母不能來然吾之心未嘗一
日忘汝也聞汝等為一善事即喜極忘寐為一事不善

即痛切於心誠以光紹吾之先業以傳之後人者在汝兄弟也汝兄弟何可不勉近日聞汝等析爨傷心傷心父母在上汝等忍而為此何事不可忍為矣此非但我為爾傷心不知汝兄在地下當何如憤惋也汝孀來說此父母之命非汝等所欲然以吾觀之必汝等各自為心不肯協心老父老母無可奈何故為此不得已之舉凡異爨者必異心老父老母見汝兄弟異心雖日有甘旨之奉其心豈能一時安也汝等皆號儒家子又出為

人師豈可便爲此事且聞造屋尚未完結今兄弟三四人不齊心協力了落豈猶欲以此累老父乎更相閤數年不能了落上則孤負父母爲子孫之盛心下則貽笑於鄉里矣勉力勉力切不可因循過日也凡人一家之親有先後輕重有父母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妻子不可溺於妻子之愛而失父母兄弟之心尤須用心力學擇交友謹言語爲保身之計凡人財物得失聚散亦係乎命旅近遭劫盜此在旅何足深惜乃至於失意

無措在諸弟亦豈可不憐旅哉不審汝兄弟於我之心如何但我切切不忘以此言告汝者重是祖宗一氣至親亦望汝兄弟他日以此言告吾之子也汝兄弟早晚家居無事時移步去督視羊生令勤謹生業不得放懶更發落他和睦隣里不得無狀生事叔之家事即汝之家事不得落落也有便常寄書來勿羞不文也

吾二月來一病幾不得與兄弟子姪相見仰荷朝廷厚恩賜良醫藥今平安矣然中心無限欲言思汝兄弟一

見何時可得徒切此心耳人來聞老兄老嫂皆納福深
慰遠懷又聞旅專意治耕業真生計最善者也為之喜
而不寐弼復教學尤為可喜但有暇不廢自己工夫則
善矣若於今少壯不勉力過此不能有為此吾所躬蹈
者今雖悔無及可為至戒也又聞鵷專任今年里役平
生為人本分必不生事以貽父母之憂矣然須勤慎以
公務為重但早了得公務則自己亦安樂有暇亦須自
進學人若只是本分而不讀書曉道理塊然如土木偶

則亦何用勉之勉之間良入縣學有志務尚誠可喜若不務學問徒藉此為名惟日追逐俗流為苟利之計則又不若作一白身閑人也勉自進脩交好人為君子以光祖宗千萬千萬蓋吾先世皆貧然從來清白相傳不肯苟利故出仕者皆有冰蘖聲姑舉百年內近事言之待制公著在史傳不必言如雲衢伯祖為貴谿縣丞一清如水而善政及於旁縣為新喻州判豪猾斂迹後以直道不容於當路即謝病不屈而去退庵伯平生潔身

如玉雪不妄交一人獨與羅鄧二先生厚善世號楊羅
鄧吾五六歲時與孟潔發蒙讀書於學中時三先生皆
為訓導常記一日晚煮毛豆一器酒一壺三先生同酌
成懽退庵伯曰吾三人皆將仕矣如有一人不自重貪
取民一錢者後不復可相見其後三先生皆仕為達官
其卒也皆無一錢以遺其家司倉伯雖雜職平生凜然
節操以古君子自處漁灌伯兩贊劇司為人坦坦平易
然終身未嘗苟毫髮之利族叔起予二十四為黃陂令

持身廉介篤于愛民民至今有奉祀之者吾家百年之內仕者惟此數公耳而其所行皆若此後之人豈可不思繼承之哉凡人在立志能養其志於貧賤之時而素定焉則他日出而仕也舉而措之必能不變所守矣諸姪勉之勉之無事閉戶力學謹擇良友相資益非自己
有公務不可入公門不可預聞他事隨世俗波蕩以壞家法況目前成敗紛紛可為鑒戒矣叔侄至情臨楮不覺多言蓋未為此事而預言之則戒之為易若既為此

事而後言之則欲戒不能切不可為老人饒舌無風
說浪也聞容安及訓弟之子欲入學讀書大是好事汝
兄弟須力作成之拜意朱先生陳先生初病起兼多事
不及奉書後有便却專書奉叩也聞稷子從栗讀書吾
甚放心幸用意教之切要戒其不得與輕薄子弟為友
也實計今歲必發蒙且收他放心不得嚴急日讀書不
必多只要讀字明白也渠歸時病目去歲聞尚未瘳不
知今如何却用早療治也良作急為錄司倉伯詩文來

更分付容安作急為錄退庵伯詩文及中鄉試會試等
文字來專望專望此事何難前後凡幾書回只如風吹
馬耳過也

書示姪旅鵬良

吾離鄉今三十一年未嘗一日不念祖宗墳墓而不得
一展省誠以受國恩深重無所補報不敢言其私蓋不
孝之罪萬萬難文又念吾貧賤孤苦時兄弟中至親至
愛者惟汝父與我上賴祖宗垂佑今吾兩人皆在汝父

今年八十有三吾六十有七而曠隔六七千里今二十
餘年不相見每一念之為之心痛楊氏門戶日夜望汝
兄弟卓立上光祖宗上光父母自今更宜加勉加勉不
可混同流俗入公門巷是非凡人安靜守分自是名譽
好身家安勉之勉之孝事父母兄愛弟敬各盡其誠撫
諸姪如子如此即一家和氣充洽自然有福矣各處祖
墳時常帶引諸小拜掃此是重事更父母前多為拜意稷
留在此未便遣歸家中煩二老照顧千萬千萬汝兄弟

亦常用去照管也見桃源蕭壻可教誨之令本分依道理行事不可汲汲於利以招怨惡只守父業自足更不可別用心求贏餘也見沙村劉壻教之從師進學不可懶惰若用何書令寫信來計如肯來此進學時在後伯壻來令隨來二小女在鄉父母在外拜意老嫂乞教誨照管之為感

示弼姪書

想歲底必到家侍奉老母安樂兄弟和翕但未知父墓

何時墓卜何處吾日夜在念然鵲良未嘗寄數字言及此也自今有便却作急附信來慰吾意也吾所望之夔之序者勉力輔稷於善道必使之杜絕小人之交而後可以漸進於善道千萬千萬此外所望者諸姪與稷歲時勤勤展謁祖墳此子孫第一事也勉之勉之老叔自之夔別後未久聞兄訃音大慟數迴精神氣力頓衰八月後又聞家中事不如意者十八九心氣鬱結頓發痔疾苦楚日夜至今未愈也退閑未能又況味如此因遣

小僕回附報知之

示弼鵬二姪書

自四月得之序書其後別無一字想是喪事無暇也墓
定以何時墓在何處兄弟須同心協力務要安穩老嫂
必安好兒子媳婦孫子孫婦須齊心孝敬也之夢何時
到家吳江兩次所附書物一一皆到矣汝兄弟須相友
愛和睦凡事遵本分存大體莫落人後為人笑詈也教
子姪務讀書以承世業是切要事凡舊親戚須敦情好

不可踈絕取田租生穀不可太嚴體驗人情當緩即緩
當免即免非但可以省事亦濟人長福之一端也力輔
稷為善不可以其不受善言而遂絕之近聞其數事大
使人懊惱不已盖不肯親君子遠小人以致結怨鄉里
非一而足切須戒之切須戒之羊奴仔專跟隨之為爪
牙為惡不小尤須戒之尤須戒之不然吾別有處置也
去年曾存中回曾有附為其臨清淹留一年慮其飄蕩
已取歸待後有確便却附來也

示鵷姪書 四首

歲前兩得汝信知吾家消息又聞汝兄弟頻頻過家中
照顧孀病足見親愛之厚甚感甚感只是稷子不才不
肯交好人惟務外飾不學陷為不肖子汝與弼都無一
語教戒之此却不見親厚之意今後切望嚴督之為囑
聞汝父七月以來多病今已向安甚慰吾之懷想汝兄
弟善奉養不可頻作非理之事以激惱老懷吾秋間必
歸展省今錄誥命先付汝觀之吾仕京師三十年未嘗

敢萌一毫分外之心為一毫分外之事人所共知汝兄弟豈有不知者近年鄉里有一樣害民小人為御史布政司按察司府縣之官所治又有一等貪利之人假我之名為他解釋稱是我親戚是我學生之類多者得數十兩少者得十數兩此樣人今有死者亦有罷官亦有尚在而不悛者天地神明鑒臨在上如此攫財豈能長遠受用今朝廷遣內官遣大臣來江西專為掃除姦弊以安良民聖旨甚嚴吾家當謹守法度不可學俗人粗

心大膽仍前謁見上官為人求解以苟微利切戒切戒
料爾兄弟平日所為未必盡善今幸得免無事足矣切
不可聽人鼓誘又去管事雖至親有事亦不可管汝若
不從吾言必累身家必累父母為禍不輕切戒切戒我
已有說矣但有人假我名解事者必奏知汝兄弟切勿
墮此陷穽也吾為保宗族之故特書此示汝切不可示
人也

經夏遠計老兄老嫂皆安諸以下無事吾此中亦如常

但所以未遣稷歸者為渠習汙下欲稍化之然下愚之資恐終不能着力亦惟盡吾誠而已諸姪宜猛省向善目前紛紛可鑒矣二孫望照管有便勤勤寄書為囑劉蔣二壻勉之向學親近君子毋習輕浮也汝兄弟亦須勤力教子習儒業不可失墜祖宗門地切要切要更戒飭兩家諸僕不可分外得罪鄉里常須點檢之也

自稷來後連得吾姪二書知家中事喜悅不可言近年來汝不館授不知別有何生理但館授原是吾儒家生

理不可棄也汝勉之勉之更傳語旅艮皆須教子讀書
繼儒業切要切要汝兄弟孝養老親之餘善撫奕與督
切之成好人兄弟之子猶子也閑暇皆須到官濠下照
管不宜相外歲時兄弟子姪同拜祖墳不可落寞也餘
不多囑

東里續集卷五十一